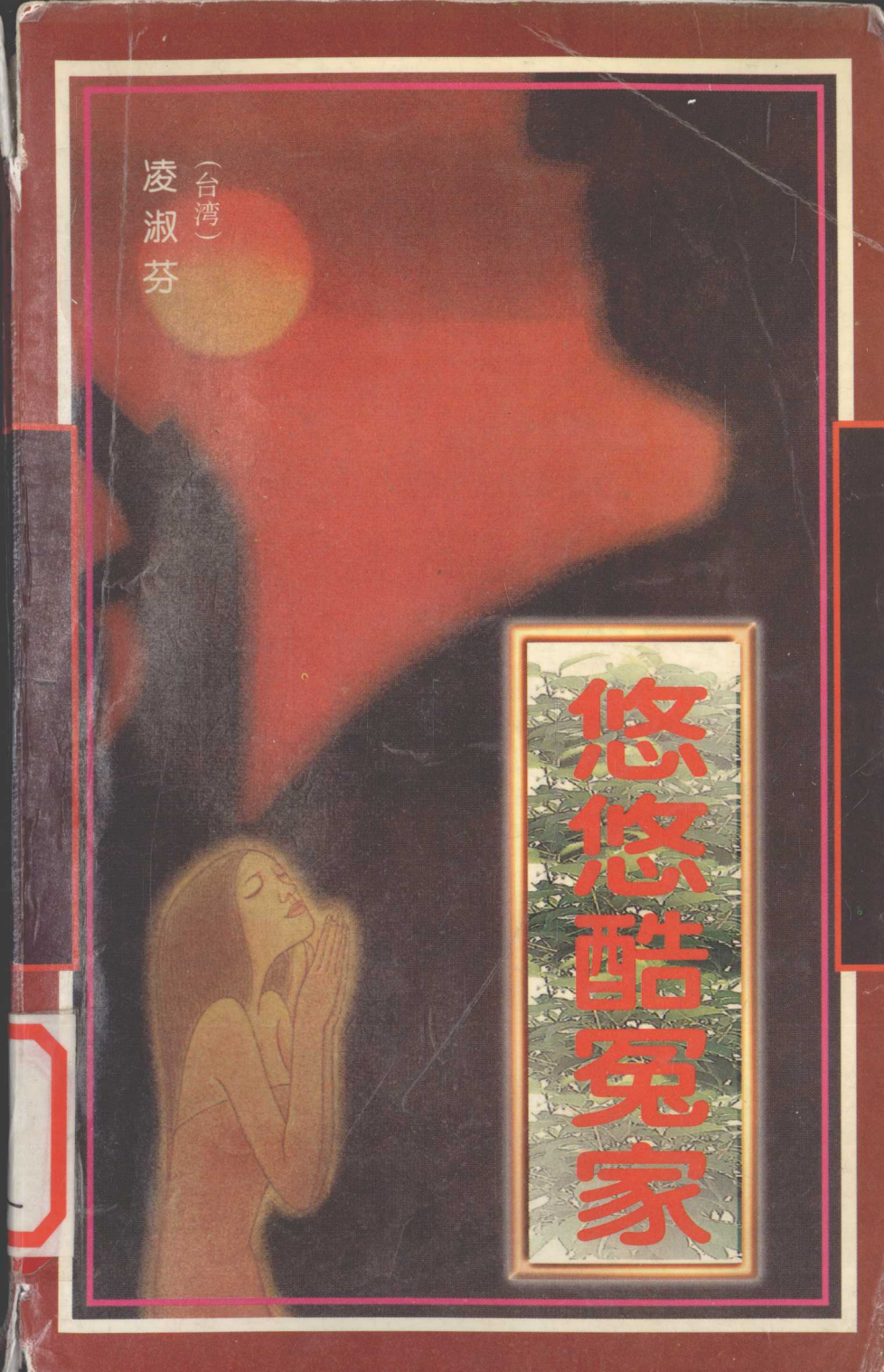


(台灣)
凌淑芬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ark, moody illustration. It features a large, glowing red and orange shape in the upper half, resembling a sunset or a large flame. In the lower left, a woman with long, dark hair is shown in profile, her hands clasped together in a prayer-like gesture, looking upwards. The overall tone is somber and contemplative.

悠悠酷冤家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 王富春

封面设计 张 力

悠悠酷冤家

(台湾)凌淑芬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湘河市红星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 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7 印张 160 千字

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000

ISBN7—80605—476—6/I·409

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“喏！拿去。”允婷开口说道。

方宁有点不明就里的看了她一眼，才将目光移到她手上，然后——她的脸色变得相当不自然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那只是薄薄的一张纸，却让方宁当场觉得自己仿佛站在薄如蝉翼的冰层上般岌岌可危，在她身旁则是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潭。”

“反悔了呀！”允婷捉弄道。

“允婷，我……”方宁只觉得自己脑中此时一片混沌，什么话也说不出。

“是谁当初直说这是我的责任的？”允婷挑眉说。

“我知道，可是——”方宁略为不安的绞动双手，死咬着自己漂亮的下唇，半晌才说：“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好笑，可是，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，而且，说不定他根本

不理我，不需要我，那怎么办？”

“这不像你，还没有开始便打退堂鼓了。”

“会自愿做这种事也不像我一贯的作风。”她嘀咕着。

“但是你已经开口了呀！”

“可是我现在反悔了呀！何况，如果他知道真相，那——”

“好吧！”允婷双眼往上一看，双肩耸了耸，将纸张放进她手中，“我交给你了，去不去是你的事，反正这是你的责任，做不做也由你了，我又不能勉强。”

“允婷——”

允婷不发一言，双眼晶莹无辜的看着她，一副不干己事的给她一个天使般的笑容。

方宁不情愿的咕哝一声，低头看那张纸。这事情的确不应该是自己的责任，可是谁要她当初夸下海口，自告奋勇的承担。好了，现在事到临头，没有理由再反悔了，否则，怎么对得起帮她收集资料的允婷呢！

资料？

她再看一眼那张纸。

那薄薄的纸上仍只写着三行稀稀松松的字迹：

戚仲维

三十一岁

职业不定，性情温和。

这，这称得上最资料吗？

方宁有点怀疑自己那双视力 1.2 的眼睛，把纸片翻过面，看了看它空白的背面，又重新翻回来再看一次，如此反覆数次，最后，她放弃似地将视线由纸上移开，抬眼看着那位仍旧一脸无辜的允婷。

就算这张纸片真如武侠小说中的一样，必须烤火或浸水才有字迹显示，她也必须讲清楚才行呀！

方宁扬了扬手中的纸片，困惑地问：

“允婷，这是什么？”

“资料呀！”

“这哪叫资料？这些事我早就知道了。”

“那表示你可以着手了呀！”

“如果光知道这些就可以着手，我还要你帮忙吗？”

“我早知道我没什么利用价值！”允婷感叹道。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她指了指允婷身后的仪表，“你不觉得你这么做太浪费你这些精密的机器了吗？”

“我觉得这样既精简又易懂，没什么不好。”

“道地的精简。”方宁低咒，“如果我光凭这些资料去接

近他，肯定没三秒钟就被他给扔了出来。”

允婷笑了一笑说：

“那你再想办法进去呀！”

“允婷！”

“好吧！我再给你他的防盗警报器的解除密码。”

“他如果重新设定呢！”

“难不倒我，我解得出来。”

方宁开始痛恨自己那种凡事都搅在身上的脾气了。没事替自己找了一个超重的包袱来扛，重得差点没把自己给压死。

“方宁，”允婷又开始对她散发天使般的童稚笑容，“人类是一种很难理解的生物，除非你真正了解对方，否则你永远不可能探知他的心到底在想什么。因为，人的想法不但会随着知识的吸收而改变，也会为了掩饰自己心中不欲人知的那一面，不停的制造许多错觉假象。如果你是打从心底想帮助他，那么你得自己去研究分析他，我和我的机器都帮不上什么大忙。如果自己做不到，还是趁着没开始前赶紧放弃吧！免得日后挨不住了，才中途放弃，岂不是白费力气？”

方宁知道允婷分析得很有道理，不过对此时不知所措的她实在是一点帮助也没有呀！

“你等于是把我当初拜托你的问题，全都原封不动的交还给我了嘛！”方宁鼓着腮帮子道。她是不可能放弃的，可是也不可能贸然的去接近一个她根本不了解的人呀！甚至，连他最基本的对事反应也不知道。

允婷依旧丢给她一个无邪的笑容。

方宁认输的叹了口气。从累积的经验判断，允婷不是少根筋就是根本没神经，跟这种人吵架简直就是白痴，往往到最后架吵不起来，自己还会被她的笑容搞得迷迷糊糊的，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，甚至，脸上还会挂着一脸傻笑。

“我该怎么做？”她没好气的问。

“用心做。”有回答等于没回答。

方宁气得差点撞墙，恨不得马上送允婷几把刀子。自己是真的想做好这件事，她反倒是一副存心搅局的样子。当初到底是谁夸口要帮助她的？

允婷了解似地牵起她的手。

“往好处想嘛！他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呀！这样，你们之间就扯平了一次。你还有一颗真诚勇敢的心，你的出发点是为他好，我想，只要你有心，你一定可以完成这件事的，因为，你本来就是一个善良纤细的人。”

“我怎么都不知道，自己竟有这种可以列入一级古迹的

特质？”方宁不愿承认自己的内心早已因她的安慰舒缓了不少压力，刻意板着脸道。

允婷果然不出她所料，给了她一个惯有的笑容。

方宁翻了翻眼珠，觉得自己前途是一片黯淡。

戚仲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回到他住的公寓中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把那灰尘堆积的房子打扫干净的。他只知道自己的空腹已经不甘于三餐来的冷落，不停的对他表示抗议。结果，他只好拖着重重的脚步到最近的面包店，替自己买了几条吐司及两瓶鲜奶，准备安抚它。

他踩着沉重的脚步踏出电梯，手中拎着那袋刚买回来的食物，嘴里念念有词的朝家门口迈进。

他真的不晓得自己究竟是哪根筋脱离了常轨。

六个月来，他一直让自己待在不見天日的地底下，呼吸矿坑内那种混杂的气体。

六个月的矿工生活，不但让他了解这种日渐衰微的工作的辛苦，也让他全身上下像被灌了铅一般地沉重难荷。身体各部分活像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方式般，再也不受大脑的控制，要它们行动必须用尽自己所有的力气，才能勉强让它们有所行动，不会任其轻易的罢工，更不会瘫痪不动。

唉！仲维叹了口气，也许自己真的有些虐狂吧！

否则，已好不容易从地底下爬了上来，就应该好好的

往床上一躺，什么事都不要想的进入梦乡。

偏偏自己却拖着这仿佛随时都可能瘫痪的身体，将屋内四处打扫得晶亮无比，在半梦半醒的情形下，洗去了身上久未清洗的污垢后，又强迫自己买了吐司与牛奶。他实在应该躺在那柔软的床褥上大睡特睡一番。而不是劳动他的身体。

一种牵强的笑容浮上了他的嘴角。仲维掏出钥匙打开了大门。如蜗牛爬步般走进去。他当然可以不顾一切的倒头就睡，只是，他不喜欢睡到正酣时被咕噜噜的空腹唤醒，更不喜欢空腹入睡醒来后所面对的胃痛。

他关上大门，只希望赶紧解决掉这些速食，安抚那喧腾已久的胃，以便早点上床入睡。

他，真的好累。

突然！

他的身体像是感觉到空气中那种异常的波动而紧绷起来，而他的神经也因黑暗中那种不对劲的气氛而警戒着。

仲维屏住呼吸，聚精会神的捕捉空气中异常的波动。

沉寂的空气中流动着一丝细微的声波，他仔细的侧耳倾听，一丝均匀轻浅的呼吸声正的空气中游荡着。

屋内有其他的人！他下断论。从那均匀且平顺的呼吸听来，屋里的人并非一般闯进屋内的宵小。

他又眼依旧戒备的搜索幽暗的屋内，将眼神停伫在黑暗中的某一点。

良久，他才伸手打开客厅的电灯开关。

明亮的灯光立刻渲染着整个房间，驱走了原有的漆黑。仲维可以清楚的看见，一具安详得仿若尸体般的躯体，正躺在客厅那柔软长沙发之中。

一个年轻女子！

一个仿若天使的年轻女子。

仲维一时忘记自己疲惫的身躯，朝沙发走近，不悦地将吐司扔到沙发边的茶几上。可是，乒乓作响的声音显然并未流入女孩子的美梦之中，只见她依然规律的呼吸着，连动也不动一下。

仲维发出一连串诅咒声，检视了自己依旧打开的警示器后，回身检察屋内的保全系统。

见鬼了！他低咒着跑回沙发边。

虽然那不是具尸体，但下一秒钟可能会是，因为仲维正用着冰冷的寒光怒视她。如果眼光能杀人的话，这女孩此时大概连骨头都给磨碎了。

她究意是怎么进来的？

仲维再看了一眼角落中那个原本他引以为赖的防盗器，再缓缓的将视线移回沙发上。

她怎么可能进得来？

这套保全防盗系统拥有最先进的科技技术。在用钥匙开门前还必须先解除他自己所设定的防盗密码，才能进入屋内。就算有人不从大门进入，宁可攀爬七楼由窗户入侵，并通过那些窗上的保全系统，他身上的警示器也会立即哔！哔！的发出声音，提醒他屋里有人，而且显示器也可以告诉他，那闯入者正在他所属范围中的哪一隅，移动了哪一些东西。但——

这女孩子正好端端地躺在他的沙发上，而他的警示器却像松了发条的音乐盒般，不发出任何声音。

更离谱的是，他的防盗系统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，完全没有遭受任何人为破坏或程式侵袭的迹象。

她怎么躺在这里的？仲维恼火地瞪了她一眼，他也不过出去买了几条吐司，怎么离开前还空空如也的客厅，回来后却多了一个人，还老实不客气的睡在沙发上，安稳的进入梦乡。

仲维觉得自己就像闯入仙境的爱丽丝一般，有一种跑错了时空的感觉。

他好笑的牵动嘴角。

怎么，就算她长得有点像传说中的天使，就算她看起来纯洁且无辜，这里到底是你的家呀！干嘛把自己想成童

话故事中的主角。仲维看了她一眼，若有所思的看了看天花板，再把视线调回防盗器上。

这女孩绝不可能有办法得到他的密码。

难道她真的是天使吗？

仲维再看了天花板一眼，想像她是如何从天空掉下来的。

他摇了摇头，对自己荒谬的想感到好笑。

怎么？他讥讽的自嘲，六个月的矿工生活不只使你的四肢脱离了大脑的控制，连脑子都傻了，要不然怎么会相信这种荒诞无稽的事。

早在六年前，他就已经认清了世上并没有神的存在。

如果真有，那……

一股锥心的痛楚如同往常的紧绞他的心。小微那俏丽调皮的身影与冰冷无息的样子，又一幕幕的在自己眼前出现。

他深吸了一口气，闭上眼睛跌入另一个沙发之中，厚实的嘴唇咬得死紧，指甲也因过份紧握，几乎掐进掌心肉里了，仲维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希望能借由这重重缓缓的吐气将那些锥心的痛楚慢慢化去。但——

小微的影像却越来越清晰。

仲维痛苦的紧揪自己的头发，自责的深痛让他怎么也

摆脱不掉这日复一日加重的痛苦与谴责。

在痛苦渐淡时，有两个身影清楚的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。

邦伟！

邦逸！

仲维倏地张开双眼。

对呀！他为什么没想到。

六年来他们两兄弟一直对自己纠缠不清的，当初装这个防盗系统，也是为了逃避他们长期的干扰，而自己索性到矿抗待六个月，更是因为他们！

对呀！他为什么没想到。

凭他们兄弟的财力，绝对有办法打造另一把钥匙，再请人解开他所设定的密码。

一定是他们。

六年了！都已经过了六年。为什么他们就是不放弃呢？为什么他们就是不能让自己平平静静的过日子呢？为什么他们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侵扰自己的呢？

为什么？

好！现在他们又要这女孩来做什么？利用美人计吗？

仲维放开了紧揪着的头发，将冷峻的嘴角抿成一线，嫌

恶地看了那女孩一眼。可是，一股无法解释的失落感，却悄悄地蔓延在他的内心深处……

那是什么感觉呢？

他不愿多想。只是定定的看着她。

半晌，他才惊觉自己的失态。仲维定了定神，决心等那女孩自动醒来。反正，她已经被你判死刑了，让她多睡一会也无妨；而且，等她醒来，你依旧可以让她看清你并不是省油的灯，不是吗？仲维替自己的反常找借口。

虽然这么想，他的心里可就没有这么笃实的把握了。

方宁悄悄地把眼帘拉起一丝细缝，偷看身边那个男人是否正在看她，一见他目光调离了，才大胆的观察他。

这已经是她第八次偷偷打量这个高大且蓬头大髯的男子了。

她只是想知道，允婷所谓的“各善”，标准到底在哪里。所以她大大方方地公然躺在他的沙发上装睡，也顺便察看他的反应，作为等会儿应对的参考。

结果，令她有点心灰意冷，她甚至希望，自己真的睡死算了。

方宁敢打赌，如果不是因为女性这种天生的优势，这个蓬发大髯的男子铁定早把她由七楼丢到对街那冷冷的水

泥地上，而不是以不耐、愤怒与忍无可忍的表情，盯着平躺在沙发上的自己。

方宁开始后悔自己当初二话不说的，就把这件事视为自己理所当然的责任，更后悔她竟相信允婷的资料。

和善？

呵！她讥嘲的想，她早该知道允婷的字典里压根没有“怨怒”这两个字，她早该知道允婷是“人性本善”的忠实支持者。

是呵！她早该知道，却傻得跑到这里来。这下可好了，她现在活似一个手无寸铁，却必须面对一头凶残而无礼、野兽般的人，极力思索着保身脱困的方法。

但后悔归后悔，自己既然来了，说什么也不能半途而废的，总不能连试都没试就打退堂鼓了吧！

何况，说不定自己有驯兽师的潜能呢！

不过，想归想，有志气归有志气，乐观归乐观，一想到他不时投来那种冷得几乎使人当场毙命的眼光，自己所有的斗志都消失殆尽了，只留下一阵阵由心底深处升起的寒颤与害怕。

就这样任心情反覆起落了八次，方宁终于按捺不住地下了决定。反正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总不可能学睡美人沉睡一百年吧！再说，身边这个人也不像是童话故事

的王子，既没带刀，又没有白马，只有冷冷的寒光。

好！她下定决心，反正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他冷你热，他凶你柔，不就成了！主意打定，她索性深吸了一口气，吞了口口水，坐起身子友善的给他一个世界共同语言——微笑，轻声的开口：

“嗨！你可回来了。”

显然方宁在开口前忽略了他正在沉思，突兀出现的声音明显地打扰了对方的遐想。只见他那高大的身子震了一下，冷冷的迎视她后，眼底又有一闪而逝的震惊。

方宁如果没沉在自己的罪恶感之中的话，必能看到他眼底飞快逝去的不信与痛楚。

这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方宁略带罪恶感地想着。可是，自己并不是存心要吓他的。

她看了他一眼，惊骇很快就取代了心中那股罪恶感。她发现，仲维用一种又冷又不屑一顾的鄙视眼神，毫不客气地扫射着她的全身上下。

方宁咬了咬嘴唇，压下心头那股被羞辱的感觉。

谁要你不吭一声的跑进人家屋子？被人看轻也是难免的！她暗自安慰自己。如果立场交换，这人能活到现在简直是奇迹，你一定会毫不留情的将他乱棒打死，再自行报警自首，不是吗？你实在应该庆幸他有那么强的自制力，有

耐心等到你出声才发作。

想到这里，她强迫自己翘嘴角那个渐渐成一字形的僵硬笑容，再度弯成一个弧线。

正如方宁没注意到仲维脸上那些闪烁不定的神情一般，仲维也没看出方宁脸上忽晴忽阴的神情。

在他此时冷傲且无表情的脸孔下，正藏着一个极大的震惊。不可能的，他心想。那女孩竟拥有一双与小薇相似的眼眸，同样的清亮无邪，同样的执拗淘气，同样的酷好挑战，同样的——

让自己心疼。

仲维甩了甩头，找回自己先前的愤怒与不屑。

她怎么能和小薇比？小薇是那么的善良动人，天真无邪，这唯利是图的女人怎么可能比得上她呢？一股激烈谴责自己的反弹情绪由心底转换为怒气，爬上他眼底。仲维狠狠的瞪着她，庆幸自己像利箭一般的苛责眼神，顺利的掩盖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翻腾，及那波动不已的震惊与情感。

“你睡在我的沙发上。”很好，仲维满意的对自己的声音评分，声音冷得像刚从冰箱里头拿出来的。

“我知道。”那双无邪的眼睛闪着动人的笑意，清脆的声音里吐出她的回答，仿佛这个问题很可笑。

天杀的眼睛！发觉自己竟然有点浮动，仲维不禁低声